

·34·

KEVIN FORD

作家、演講家、領導力顧問；
TAG 顧問公司 ê 首席前瞻性
計畫主管，Graham 先生 ê 外甥

我 ê 老父是萊頓·福特（譯註：請參考本冊第 35 篇），老母是 Billy Graham siōng 細漢 ê 小妹琴·葛理翰·福特（譯註：請參考本冊第 33 篇）。我有一個阿姊 Debbie（譯註：請參考本冊第 41 篇）kah 一個阿兄 Sandy，伊 tī 三十一年前往生。阮 ê 故鄉是 tī 北卡羅來納州 ê Charlotte。

Tī 我 teh 成長 ê 時，我 tī 感恩節 kah 聖誕節 ē 見 tiōh Billy 阿舅；通常阮一年 ē 見一 pái á 是兩 pái。伊真有疼心，tiāⁿtiāⁿ ē hō 我一個大大 ê 相 lám。阮有真親密 ê 關係，m̄koh 同時 mā 有 khah 隨意。Sandy 往生了後，阮 ê 關係有真特殊 ê 變化，

·34·

凱文·福特

作家、演說家、領導力顧問；
TAG 顧問公司首席前瞻性計畫
主管，葛理翰先生的外甥

我的父親是萊頓·福特（譯註：請參考本書第 35 篇），母親是比利·葛理翰最小的妹妹琴·葛理翰·福特（譯註：請參考本書第 33 篇）。我有一個姊姊黛比（譯註：請參考本書第 41 篇）和一個哥哥桑迪，他已於三十一年前辭世。我們的故鄉是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。

在我成長的過程中，我在感恩節和聖誕節會見到比利舅舅；通常我們一年會見到一次或兩次。他很有愛心，總是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。我們有很親密的關係，但同時也比較隨意。桑迪去世之後，我們的關係有很特殊的變化，從那以

tùi hit 時起，阮就一直保持溫暖
koh 親密 ê 關係。

Sandy 是我 ê 英雄。伊是一個非常難得 ê 阿兄，伊 ē hō· 我 kah 伊 ê 朋友做伙去參加社交活動等等。伊是 in 高中班 ê 學生會主席，in 學校是 Charlotte khah 大 ê 學校之一。當伊競選學生會主席 ê 時，伊實際上有做見證。伊 mā 是北卡羅萊納州 siōng 絕頂 ê 走一英里 ê 運動選手之一。伊是一個全能 koh 出色 ê 人，而且是一個非常堅定 ê 基督徒。當 Sandy 十五歲 ê 時，伊 hông 診斷出心臟有問題，叫做 Wolff-Parkinson-White 症候群，簡稱 WPW*。Tī Duke 大學醫學中心，伊接受心臟手術，來切斷心臟額外 ê 電流通路。醫生想講 in 已經糾正 chitê 問題，m̄koh 五年後，Sandy ê 病症 koh 復發 à。Hit 時，伊當 teh 參加一場徑賽，tī 離終點線三十

後，我們就一直保持溫暖又親密的關係。

桑迪是我的英雄。他是個很不尋常的兄弟，他會讓我和他的朋友一起去參加社交活動等等。他是他們高中班的學生會主席，他們學校是夏洛特較大的學校之一。當他競選學生會主席時，他實際上有做了見證。他也是北卡羅萊納州頂尖的一英里賽跑選手之一。他是個全能又出色的人，也是個非常堅定的基督徒。當桑迪十五歲時，他被診斷出心臟有問題，叫做 Wolff-Parkinson-White 症候群，簡稱 WPW（譯註：常見的心律不整之一）。在杜克大學醫學中心，他接受了心臟手術，以切斷心臟額外的電流通路。醫生們以為他們已經糾正了這個問題，但是五年後，桑迪的病症又復發了。當時，他正在參加一場徑賽，在離終點

碼 ê 所在伊突然 un 落來，然後伊爬過終點線來得勝。He 成做 Charlotte 報紙 ê 頭條新聞，he 確實是一件戲劇性 ê tāichì。

Sandy 二十一歲 tú 過 ê 時，伊 tńg 來到 Duke 進行另外一 pái 心臟手術。Hit 時，我 16 歲，tú tī 北卡羅萊納州山區參加 “Windy Gap Young Life Camp”。我知影伊有 hit pái ê 手術，而且想講一切 lóng ē 真好勢。我 tī 十一月 27 ê 暗時接 tiòh 電話，知影手術有併發症。有人 kā 我講我 ê Billy 阿舅 ē 來接我，我隨時 kah 幾個青年生活營 ê 工作人員坐做伙，開始祈禱。了後，忽然間我感覺 Sandy teh 講：「再會 lah，Kevin。我愛你。」我 ē 記得我有看我 ê 手錶 á，是暗時 7:30 tú 過。

當 Billy 阿舅來到營地 ê 時，我 kah 伊做伙坐入去車 ê 後座，有

線三十碼的地方他突然癱倒了下來，然後他爬過終點線，贏得了比賽。它成為夏洛特報紙的頭條新聞，那確實是一件戲劇性的事情。

桑迪剛滿二十一歲時，他回到杜克進行另一次心臟手術。那時，我 16 歲，剛好在北卡羅萊納州山區參加「風口青年生活營」。我知道手術的事，而且認為一切都會順利。我在十一月 27 日晚上接到電話，發現手術有併發症。有人告訴我，我的比利舅舅會來接我，我立即和幾個青年生活營的工作人員坐下來，開始祈禱。然後，突然間我感覺桑迪在說：「再見了，凱文。我愛你。」我記得我看了下我的手錶，是晚上 7:30 剛過。

當比利舅舅來到營地時，我和他一起坐進車子後座，由

其他 ê 人駛車。伊 kā 手骨 moa tī 我 ê 肩胛頭，講：「Kevin，你 ê 阿兄 Sandy 已經 tng 去天家 kah 主同在。」阮兩人做伙啼哭。伊 chhōa 我 tng 去到 in tī Montreat ê 厝，而且一直 kā 手骨 moa tī 我 ê 肩胛頭。伊目屎流，我 mā 目屎滴。阮做伙祈禱。伊 m̄ 是傳教師 Billy Graham，伊是我 ê 阿舅，伊是一个為 tūtú 發生 ê tāichì 深深心碎 ê 人。

隔 tng 工，阮發見 Sandy tú 好是 tī 暗時 7:37 往生，大約是我感覺伊 teh 對我講：「再會 lah，Kevin。我愛你。」ê 時 chun。

Billy 阿舅 hō 我 tī in tau tòà 兩三工，傾聽我講話，而且 kah 我做伙祈禱，伊盡伊所 ē teh 親切對待我。了後，伊 chhōa 我 tng 去 Charlotte，參加伊主持 ê 葬式。

Kah Billy 阿舅度過 ê hit 段時

其他人開車。他摟著我的肩膀說：「凱文，你的哥哥桑迪已經回天家與主同在。」我們倆一起哭泣。他帶我回到他們在蒙曲特的家中，並一直用手臂摟著我的肩膀。他啜泣著，我也啜泣著。我們一起祈禱。他不是傳教師比利·葛理翰，他是我的舅舅，他是個為剛剛發生的事深深心碎的人。

第二天，我們發現桑迪剛好是在晚上 7:37 去世，大約是我感覺他在對我說：「再見了，凱文。我愛你。」的時候。

比利舅舅讓我在他們家待了兩三天，傾聽我說話，並與我一起祈禱，他盡其所能地親切待我。之後，他帶我回夏洛特，參加他主持的葬禮。

和比利舅舅度過的那些時

間改變了阮 ê 關係。我確信伊 iáu 有 chēchē 其他 kiámchhái koh khah 重要 ê 事工 ài 做，m̄koh，伊 iáu 是 kā 我 khnḡ tī siōng 優先。Tùi hit 時開始，阮一直保持非常密切 ê 關係。

Sandy ê 死改變了我 ê 生命觀。Tī 16 歲 ê 時，我無 koh 再感覺 kakī 是 bē 朽爛 ê，我忽然間意識 tiòh 我 kiámchhái 隨時 ē 喪失性命。所以，我 ê 生命變 kah koh khah 有目標，跟 tòe 基督，想 beh 成做別人 ê 支持者 kah 僕人，而且想 beh 成做 koh khah 好 ê 模範，chiahê lóng 成做我 siōng 重要 ê 任務。

Billy 阿舅一直 lóng 真謙卑。M̄ 管是 Delta 88 á 是其他型號，伊所駛 ê 任何汽車 lóng 是已經過時至少十二年 á 是十三年，伊 m̄bat 駛過任何豪華 ê 車。伊無認為 kakī 是一個國際名人。

刻永遠改變了我們的關係。我敢肯定，他還有許許多多其他與事工有關的，可能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但他還是把我放在了他的首要任務上。從那時起，我們一直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係。

桑迪的死改變了我的生命觀。在 16 歲時，我不再感覺自己是不朽的，我忽然間意識到我可能隨時會喪失生命。所以，我的生命變得更有目標，跟隨基督，想要成為別人的支持者和僕人，並想要成為一個更好的榜樣，這些都成了我的首要任務。

比利舅舅一直非常謙虛。不管是 Delta 88 或是其他型號，他所開的任何車都是已經至少過時十二年或是十三年，他從未開過任何豪車。他不認為自己是個國際名人。我曾聽他說起

我 bat 聽伊講起一个伊 tú tú kah 伊做伙食中晝頓 ê 總理，á 是伊見過 ê 一个市價數十億美金 ê 公司 ê 總經理，而且伊 hō' chiahê 人迷去。Tiòh 算伊往往比伊所講 ê hiahê 人 koh kah 出名，koh kkah 有影響力，m̄koh 伊 kakī 卻 m̄bat 有 hit 種全世界聞名 ê 感覺。

Billy 阿舅 bē 有偏見，mā m̄bat 陷入 kiámchhái ē 造成分歧 ê 問題，伊一直專心 tī 福音事工。我 ē 記得有一 pái，我聽 tiòh 伊 tī 一个大會上演講 ê 時，有人問講：「Graham 博士，你 kám ētàng kah 阮分享幼兒洗禮 kah 信徒洗禮 ê 觀點？」伊行到講台頂，有 20,000 人 teh 等待聽伊 ê 回應。伊 ê 回答真簡單：「Bētàng」，了後伊 tòh 坐落來。伊 m̄bat 陷入有爭議 ê 問題，而且迴避黨派政治。伊真誠 teh 疼人，而且伊選擇包容。結果，有一 kóa 基督教徒，無論是極

一個他剛剛與他共進午餐的總理，或是他見過的一個市價數十億美元公司的總經理，而且他被這些人迷住了。儘管他往往比他所講的那些人更出名，且更有影響力，但他自己卻從未有那種舉世聞名的感覺。

比利舅舅是不帶偏見的，也從未陷入可能會造成分歧的問題，他一直專注於福音事工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聽到他在一個大會上演講時，有人問說：「葛理翰博士，你能與我們分享你對幼兒洗禮和信徒洗禮的看法嗎？」他走到講台上，有 20,000 人等著聽他的回應。他的回答很簡單：「不」，然後他又坐了下來。他從未陷入有爭議的問題，而且迴避黨派政治。他真誠地愛著人，而且他選擇了包容。結果，有一些基督徒，無論是極右派或是極左

右派 á 是極左派，soah 用懷疑 ê 眼光 teh 看待伊，認為伊是一個無夠有骨氣 ê 人。保守派認為伊應該 koh khah 保守，自由派卻認為伊 siuⁿ 過保守。阮阿舅 kantaⁿ 是專注 tī 福音，伊 bē 批判。

Ruth 阿姪 kah Billy 阿舅 ê 關係真好，而且互相享受夫妻之樂。她真有主見，koh 真機巧靈敏，mā 真 ài kún 笑，而且她 hō 伊明白伊 kakī tī 厝裡 ê 位置。幾 nā 年來，這 kiámchhái tòh 是 hō 伊一直保持謙卑 ê 原因之一。伊知影伊 tī 厝裡 m̄ 是一個名人。

Chēchē 年來，人一直 teh 問我身為 Billy Graham ê 外甥 ê 感覺。我 beh 講 ê 是：「對全世界來講，伊 kiámchhái 是 Billy Graham 牧師，m̄koh，對我來講，伊純粹 tòh 是 Billy 阿舅。」

派，都對他抱持懷疑態度，認為他是個不夠有骨氣的人。保守派認為他應該更保守，自由派卻認為他太過保守。我的舅舅只是專注於福音，他不批判。

露絲舅媽和比利舅舅的關係極好，他們彼此享受夫妻之樂。她很有主見，也很機智敏捷，又愛搞笑，而且她讓他明白他自己在家裡的位置。多年來，這或許就是讓他一直保持謙遜的原因之一。他知道他在家裡不是個名人。

多年來，人們一直問我作為比利·葛理翰的外甥的感覺。我要說的是：「對全世界而言，他或許是比利·葛理翰牧師，但對我而言，他就只是比利舅舅。」